茶香室經說

茶香室經說卷八

德清俞樾

儀禮下

至再拜

公食大夫禮篇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鄭注曰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疏曰至再拜者公已一拜賓即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公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愚按一拜不可言再拜兩言再拜是四拜矣賈疏非也且可疑者尤在至字上云賓升則賓已至矣何必於公當楣北鄉

後又言至乎疑經文注文皆有誤經本云公當楣北鄉拜至賓降也公再拜注本云拜至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壹拜賓降矣蓋興禮俟賓二句正釋拜至之義其云公壹拜賓降矣者據聘禮及此篇下文皆言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故知其當然也彼文明言壹拜賓降而此不言故曰公壹拜賓降矣明與彼同也經注有誤而疏曲爲之說是宜辨正

敖繼公集說謂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然既云至再拜又云公壹拜經無此重沓文法王氏引之謂至再拜當作至壹拜究嫌至字鶻突似皆非也

東遷所

公食大夫禮篇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鄭注曰東遷所賀之東側其故處疏曰側近也近其故處愚按注疏之意所字似作故處解東遷故處語殊不瞭故繼公爲之說曰東遷所東遷於其所也所者謂醬之正位也公設之處於其正位爲少西必少西者爲賓當遷之故也此說無理公之設醬必於席中賓遷而東謙也豈有公始設不當正位而待賓遷至正位之禮乎蓋自來讀者皆以東遷二字連讀故失其解今按當以遷所二字連讀上云北面坐遷此坐遷之所卽遷所也賓移醬於所

坐之東則視遷所為東矣故曰東遷所蓋移瞽宜幾許無明文但視北面坐遷之地為節也

嗇夫

覲禮篇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曰嗇夫蓋司空之屬也正義曰五官之內無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愚按儀禮官名不見於周禮者多矣豈得概以周禮說之昭十七年左傳嗇夫馳杜注不言嗇夫何官尚書枚傳謂是主幣之官則因日食當伐鼓用幣瞽既主鼓嗇夫必主幣斯臆說也竊謂古有小官名嗇夫雖不見於周禮而此經與左傳兩見秦漢以下猶襲用之漢書百官

公卿表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是也然此乃鄉嗇夫耳其實嗇夫之官隨處可置亦如僕射之官軍屯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隨地異名矣史記張釋之傳有虎圈嗇夫張守節正義曰掌虎圈蓋以其掌虎圈即謂之虎圈嗇夫耳後漢書蓋延傳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注曰嗇夫主知廟事者然則古宗廟亦有嗇夫雖漢制亦必本古制也覲禮受之於廟則此嗇夫必是主知廟事之嗇夫廟事是其所主故雖卑官得遊於天子也

東方圭

覲禮篇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
圭鄭注曰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
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愚按禮家之說固有異同不
必定與大宗伯文合敖繼公謂上不以璧而以圭下不
以琮而以璧與周禮異不必爲之說轉似得之惟六玉
宜有六名上圭東方亦圭則六玉止五矣且上云設六
色此云設六玉玉不言色是以玉別不以色別固與周
禮異乃上與東方皆設圭何以爲別乎今按說文玉部
列字之次琥篆下即繼以瓏琥爲虎文瓏爲龍文其制
必相近疑東方圭當作東方瓏與西方琥相配取左蒼

龍右白虎之義瓏或作攏見廣韻鬭其半卽爲圭矣

擔主

喪服篇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曰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愚按擔無假義鄭注迂曲釋名釋姿容曰儋任也任力所勝也此擔主之擔亦當訓任蓋以喪主有拜賓送賓諸禮恐其力不任故雖無爵而亦杖使其克任爲主也

菅菲

喪服篇菅屨者菅菲也疏云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愚按檀弓篇有子蓋旣祥而絲屨組纓可知屨之

名至子夏時未變傳以菲釋屨非古今語言之殊也菲者屝之假字僖四年左傳共其資糧屝屨杜注曰屝草屨正義引方言屝麤屨也絲作之曰屨麻作之曰屝然則傳者之意正以屨情而屝麤經云菅屨必是麤屨故以屝釋之所以別於絲作之屨也下繩菲同

爲君之父母祖父母

喪服篇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鄭注曰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惡拔斬衰三年章君傳曰君至尊也鄭注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然則君之所包者廣凡卿大夫有父若祖之喪

其臣皆爲之服期也鄭必謂是始封之君則專以諸侯言與前注不合矣

出妻之子爲母

喪服篇出妻之子爲母鄭注曰出猶去也疏曰此謂母犯七出去謂去夫氏或適他族或之本家雷氏云子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也愚按下文傳曰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文因言出母矣經亦何妨立出母之名乃不云爲出母而云出妻之子爲母者此妻必出而未嫁者也曰出妻者明雖爲夫所出而未爲他人妻故仍繫於夫而言之下文大夫爲舊君傳曰言其

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此所謂出妻者其亦去而未絕者乎故子之服之也仍與父在爲母同疏謂或適他族非是若其已適他族則服制無明文蓋聖人難言之聽人之自盡焉耳檀弓篇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可見其本無一定之制也鄭君未達此經出妻之子之義爲之說曰禮爲出母期若然則子思不應不知而門人豈亦可據禮以詰之不必引孔氏先君子之事以問矣

爲人後者

喪服篇爲人後者鄭無注疏引雷氏云此文當云爲人

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也愚按雷氏之說非是古人於所後者本無父母之稱下文云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疏云妻謂死者之妻卽後人之母也夫母也而僅曰所後者之妻知古於所後之母不謂之母矣則於所後之父不謂之父從可知矣蓋所後者本無一定爲伯父叔父後其正也等而上之則有爲伯祖叔祖後者等而下之則有爲兄後者并有爲弟後爲兄弟之子後者旣爲之後則皆爲斬衰三年傳所謂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若其名稱伯

父叔父則仍伯父叔父也伯祖叔祖則仍伯祖叔祖也兄則仍兄也弟則仍弟也兄弟之子則仍兄弟之子也父母之稱仍屬之於本生下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此制一定逝者無莫爲之後之慮生者無謂他人父之嫌聖人之制所爲至善而無弊也傳曰同宗則可爲之後此亦周公制禮以後之言若在上古公天下之世則固不然堯禪舜舜即爲堯之後舜禪禹禹即爲舜之後不必同宗也舜禹爲堯舜行三年喪此爲所後者之服也舜父瞽瞍而不父堯禹父伯鯀而不父舜所後者無父母之稱也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但以

服制言漢人語質故然不得執此而蔑禮經之正文也

子折笄首

喪服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鄭注曰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爲其太飾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愚按鄭氏此義未是喪大記云女子子既練而歸然則卒哭未得歸也鄭謂可以歸果何據乎蓋初喪時女子子適人者與子婦並惡笄有首以髽及卒哭之後子婦如故而女子

子改著吉笄但折其首所以然者女子子與子婦其恩雖若較重而聖人制禮以爲女子子既適人則當以義斷恩故婦猶惡笄而女子子可以吉笄折首也傳曰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此婦即記文婦爲舅姑之婦女子子與婦二人非一人也讀此傳文而子婦之以惡笄終喪固可見矣鄭君謂據在夫家宜言婦是誤會傳意夫父母之喪豈得據夫家而言不言子將何稱乎作傳者何必發此傳乎

士喪禮

士喪禮篇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據記曰赴曰君之

臣某死然則死者即士之本身矣鄭謂士喪其父母非也記又曰赴母妻長子喪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然則士有母妻長子之喪固亦得用此禮獨不言父者子既任職居士位其父或前死矣且其父容爲大夫則死當以大夫禮不用士禮也鄭於士冠禮不云士冠其子而云士之冠禮於士喪禮不云士之喪禮而云士喪其父母似兩失之

決用正

士喪禮篇決用正王棘若檡棘鄭注曰正善也愚按正之訓善經典罕見且云決用善王棘若檡棘文亦未安

鄭注非也正疑當作竀爾雅釋器再染謂之赬考工記
鍾氏注引作再染謂之竀哀十七年左傳如魚竀尾杜
注曰竀赤色蓋本字作赬通作竀竀從正得聲赬從貞
得聲聲近故義通此作正者又竀之省也決用竀言其
色也王棘若檡棘言其物也決用赤色正與朱極相稱

士盥

士喪禮篇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鄭注曰立
俟舉尸也據下文舉尸皆士舉之又下文云士盥舉鼎
入西面北上是舉鼎亦士舉之鄭不言士爲何人至既
夕篇士受馬以出注云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

受焉然則士喪禮篇諸言士者疑即此士矣惟其爲官徒之長有力者故舉尸舉鼎皆使之也乃鄭注斥言此士則鄭意士喪禮篇諸言士者非此也士昏禮記主受皮者注曰士謂中士下士不命者疏謂據上士爲官長者若主人是中士則士是下士若主人是下士則士是不命之士府史之等然則鄭君之意殆以士喪禮諸言士者與士昏禮同已注於前故此可無說乎愚謂上中下士雖分長屬實皆僚友是時固在衆賓之列經云有賓則拜之注云賓僚友羣士也是也舉尸舉鼎諸事豈得屬之僚友羣士乎不如用旣夕篇注爲允卽士昏禮

受皮之士亦宜釋爲胥徒之長於事理爲合也

度茲幽宅兆基

士喪禮篇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鄭注曰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言爲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爲幽冥居兆域之始愚按鄭訓基爲始而連宅兆讀之義殊未安注又云古文無兆基作期當從之度茲幽宅言營度此幽宅也期無有後艱言尙無有後艱也鄭疊古文而不從以基字屬上讀似皆失之

布席于室中

士虞禮篇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愚按經但言室中不

言何地注亦無文下文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

也疏云謂次第一如奧中東面設又云此言右几嫌與

大夫同南面而右几故變文云几在南與前在奧同然

則賈氏之意以此布席于室中爲在奧矣然奧在西南

隅不得云中士昏禮布席于奧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

奧明言奧不言室中也此云室中明在室之正中疏以

爲在奧非是

祝延尸

士虞禮篇祝延尸鄭注曰延進也告之以升疏曰案特

牲云祝延尸注云延進也在後詔侑曰延又按少牢注

云由後詔相之曰延然則延者皆在後也愚按鄭君之意以由後詔相爲延者之通例竊謂不然少牢饋食禮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然則祝先尸入經有明文其在尸前可知矣何有自後詔相之禮乎自後詔相之禮在儀禮固有之覲禮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鄭注曰從後詔禮曰延此注是也所以然者以賓升堂擯者不升堂之故若祝之與尸不但俱升堂且俱入室旣名曰延自宜在前於禮爲宜於事爲便蓋同一延也而延之者不同此云祝延尸以身延

之也覲禮云擯者延之曰升以言延之也以言延之則在後可以身延之則在後不可聘禮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此即擯者延之曰升之例由後詔相者也燕禮射人納賓大射儀擯者納賓之類皆祝延尸之例由前道引者也由前道引無辭由後詔相必有辭以此別之至此記云尸入祝從尸者鄭注曰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按上文主人倚杖入乃入室也然則記所謂尸入祝從尸者以入室言盡祝既延尸升堂則延之之事畢矣故退在尸後也特牲少牢兩篇並言入祝從是其

證矣此記下文又云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及門如出戶鄭注曰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然則升階亦有鄉尸之節何得由後詔相鄭注前後不照矣

特牲饋食篇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句入句祝先主人從少牢饋食篇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句入句祝從入字自爲句蓋升時祝在前入時祝在後經文簡略然句讀分明則禮節自見祝延尸尸升自西階此祝在尸前也入句祝從此祝在尸後也

祝命挼祭

特牲饋食禮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鄭注曰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愚按鄭注命詔尸也四字當連讀命詔尸謂命佐食者詔相尸挼祭即士虞禮所謂祝命佐食墮祭也當祝命佐食墮祭之時尸即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於是佐食乃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此即祝所命佐食挼祭之事也士虞禮先言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然後云祝命佐食墮祭此經先言祝命挼祭然後云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蓋其事同在一時故言之先後從便耳鄭注引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證墮與

挼讀同豈不知此命挼祭爲命佐食乎下文佐食授挼祭疏云前祝命尸挼祭則以命爲命尸盍讀鄭注命字絕句失鄭意矣

爾黍稷

特牲饋食禮篇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愚按此稷字爲有爲無竟不能定據下文佐食摶黍疏曰按上文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是經文無稷字也據少牢饋食禮爾上敦黍于筵上疏曰按特牲黍稷此及虞皆不言稷者文不具是特牲有稷字也同是賈氏之疏何所見經文歧異如此王氏經義述聞力辨謂稷爲衍字愚

謂此亦未易言也士虞禮言爾黍則下文亦言反黍此篇言爾黍稷則下文亦言反黍稷皆前後相應必據彼文删此經稷字亦將據此文增彼經稷字乎且鄭注於佐食摶黍下注曰獨用黍者食之主此可爲上文有稷字之證蓋上文黍稷並爾而此則獨言摶黍故鄭必說其義若上文本爾黍而不爾稷則鄭於此可不注矣即欲注亦當注於爾黍之下不當注於摶黍之下也士虞禮云佐食舉黍錯于席上是固爾黍不爾稷矣然亦有難决者如少牢篇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夫上

佐食既取黍稷則下當云兼與黍稷以授尸乃云兼與黍以授尸言黍不言稷然則賈疏所謂文不具者未可非也葢黍稷皆在敦祝命爾敦不命爾黍則佐食安得獨爾黍敦不爾稷敦是當據此經以增士虞禮不當據士虞禮以刪此經也若少牢篇祝不命隋祭鄭注所謂隋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是也既無爾敦之命上佐食但爾上敦不爾下敦亦無不可士昏禮贊爾黍不爾稷亦無命之爾者也若士虞禮及特牲饋食禮並言祝命爾敦似不得以彼爲例

特牲饋食禮篇利洗散獻于尸鄭注曰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疏曰利與佐食乃有二名者以上文設俎啟會爾敦之時以黍稷爲食故名佐食今進以酒酒所以供養故名利利即養也愚按進酒不得謂之利利亦無養義少牢篇上利升羊下利升豕非進酒亦謂之利鄭注非也名佐食爲利葢即事以名其人猶以賓爲三獻以嗣子爲舉奠之比祭禮將畢佐食洗散獻尸名之曰利爵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醮也即謂此也因而即名佐食爲利而少牢篇遂有上利下利之名矣其云利者何也美名也言以祭受福子姓兄弟無不受其利澤

故禮終獻尸謂之利爵詩楚茨篇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此利之謂也下文祝東面告利成亦此利字之意鳧鷖篇曰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所謂福祿來成卽利成也鄭謂供養之禮成猶未達古語吾鄉俗祀神有利市之言殆古之遺語歟

日用丁己

少牢饋食禮篇曰用丁己鄭注曰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皆爲謹敬愚按自丁甯以丁言也自變改以己言也說文攴部改更也從攴己故以丁爲丁甯己爲變改其爲戊己之己而非辰巳之巳明白無疑陸

氏釋文云巳音紀葢恐人誤以爲辰巳之巳也阮氏校勘記出日用丁巳四字引魏氏曰巳音紀陸音祀又加按語曰今本釋文紀亦誤作紀則誣陸氏矣近世治經者皆奉阮校勘記爲南鍼而其説如此則且以音祀者爲六朝以下相承舊讀而以音紀者爲出於宋儒魏了翁於是好古者不從魏而從陸不讀紀而讀祀貽誤不淺矣盧氏文弨釋文考證曰丁巳音紀宋本譌音祀此可訂阮校勘之誤

丁亥

少牢饋食禮篇來日丁亥鄭注曰丁未必亥也直舉一

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愚按上文日用丁己是以丁己爲主此云來日丁亥者姑以丁日言之舉丁日以包己日也言丁必言亥者鄭注所謂直舉一日也此旬日中有丁丑則云來日丁丑有丁卯則云來日丁卯推而極之至于丁亥皆然使必歷言之則當曰來日丁丑若丁卯若丁巳若丁未若丁酉若丁亥於文累矣故云來日丁亥舉後以包前也凡古書言丁亥者如禘于太廟禮及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並是此義有取乎丁無取乎亥鄭君乃謂苟有亥焉可也殊非經義且

云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苟辛亥可用上文何以言日用丁已乎古人言日如先甲先庚上丁上辛之類並言十幹不言十二枝

比於子

少牢饋食禮篇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鄭注曰比次早晏在於子也愚按比非比次之謂比猶具也小爾雅廣詁庀具也比與庀通主人若曰以子之諸事皆具爲度故曰比於子比於子卽有司具也士虞禮宗人告有司具自宗人言之則曰有司具自主人言之則不曰有司具而曰比於子葢辭之謙也其意一

也

尸不言

少牢饋食禮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鄭注曰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其閒有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也愚按經云尸不言注云不告旨初疑不告旨即是不言然按特牲篇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其事皆在後至尸卽席坐之下但云主人拜妥尸尸答拜是士禮尸亦無言也何必特著尸不言三字既云尸不言則云答拜遂坐豪

上尸字爲文可矣何必於答拜上又出尸字乎疑尸不言句尸字衍文葢祝主人皆以拜妥尸而無妥尸之辭故曰不言下文云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注曰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是侑尸主人拜祝不拜則祝有言而主人不言妥尸祝主人皆拜則祝主人皆不言前後參觀其義自見因涉妥尸句而衍尸字此愚古書疑義舉例所謂字以兩句相連而誤疊者也

房戸

少牢饋食禮篇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

于房戸敖繼公曰授受于戸當言內外東西不宜單言
下篇曰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此戸亦當
爲東與愚按敖說似有理然下文主婦以爵出贊者受
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注曰易爵亦以授婦贊者
婦贊者受房戸外入授主婦卽據此文爲說云受房戸
外不云受房戸東則此文之不作房東可知下篇司宮
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注云房東房
戸外之東若此篇亦作房東鄭君宜注此而不注彼矣
則此篇之不作房東又可知葢房戸者當戸之外非東
非西故以房戸言之敖說未可從也

長在左

少牢饋食下篇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鄭注曰長在左辟主人疏曰凡獻酬之法主人常左人若北面則主人在東今長兄弟北面云長在左則在西故辟主人愚按上文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注曰南面於其右主人之位恆左人疏曰謂人在主人左若鄉飲酒鄉射之等於西階北面主人在東衆賓在西今長兄弟北面而在左則是在西矣是謂辟主人注疏之說甚明敖繼公乃别爲

之說曰此後生者舉觶與主人酬賓之儀略同似有爲主人酬長兄弟之意故位如主人而長在左按上文主人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又云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又云主人受酧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是主人獻酢酬皆在賓右此即主位恆左人之通例故雖自爲說仍是注疏之說但注疏據長兄弟言故云辟主人按據舉觶者言故云位如主人耳後生舉觶初非爲主人酬長兄弟仍宜以注疏舊說爲長或云長在左而舉觶者在其右正與主人之左人者無異何得云辟不

知鄭所謂辟者謂長兄弟非謂躲辟者也此則未達鄭意矣

茶香室經說卷九

德淸俞樾

禮記一

曲禮曰

禮記曲禮篇發端即云曲禮曰鄭注無說正義曰記人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又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戒辭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愚按鄭目錄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然則曲禮二字總目全篇今乃以爲引儀禮正經則曲禮二

字止包下三句不冒全篇與鄭目錄之意不合況此三句又不見於儀禮疏說非也曲禮二字斷句曲禮三字總目全篇猶投壺篇曰投壺之禮奔喪篇曰奔喪之禮也曰乃語詞猶曰若稽古之曰自來以曲禮曰三字連讀失之

立如齊

曲禮篇坐如尸立如齊鄭注曰齊謂祭祀時釋文曰齊側皆反正義曰凡齊皆在祭前並於適寢之中坐而無立今云立如齊者祭前有齊所以自整齊也則祭日神前亦當齊此言立如齊非祭前坐齊故鄭云齊謂祭祀

時愚按鄭注本非非疏申其義更爲迂曲凡齊皆在祭前未聞當祭而謂之齊也若然則竟云坐如尸立如祭可矣何言如齊乎據下文立毋跛正義云跛偏也謂挙舉一足一足蹋地立不如齊雙足竝立不得偏也正義此說必是古說齊讀如字雙足竝立不偏斯謂之齊云如齊者說文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故得如之也經傳齊字非齊醫之齊卽齊戒之齊惟此齊字乃禾麥上平之本義而凡齊正之義皆此義之引申也

不離禽獸

曲禮篇鸚䳇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正義

曰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䳇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愚按獸固可通曰禽然下文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專承猩猩而言於文義未安竊謂古本曲禮當作鸚猩能言不離禽獸故下文曰不亦禽獸之心乎兼承鸚猩而言也太元交次五曰交於鸎猩不獲其榮測曰交於鸎猩鳥獸同方也此正本之曲禮之文也後人衍其上二句爲四句則曰鸚䳇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釋文所見盧本是也衍爲四句而禽獸仍從古本則正義所據本而至今因之者也

牽席如橋衡

曲禮篇奉席如橋衡鄭注以橋爲井上桔槹懸按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一云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王令衡官撟而量之折十撟豕不量然則古所謂撟者卽衡也故以撟衡連文此但言奉席當如撟衡之平耳撟橋古字通用鄭注未得其義後人分橋衡爲二物更失之矣

容踐席乃坐

曲禮篇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鄭注曰客安主人乃敢安也愚按客踐席者將坐猶未坐也而主人已坐矣則鄭注未合乃有二義定十五年公羊傳乃者何難也此一義也夏小正乃瓜傳乃者急瓜之辭也又

一義也此乃坐之乃急詞非難詞按上文主人跪正席注曰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然則此客乃降等之客故不待客坐而主人先坐耳

抱孫不抱子

曲禮篇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正義曰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又引曾子問篇爲證愚按曾子問篇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孫幼與無孫皆事之異常者禮家何以不言其常而專言其異乎果如其說則禮已明言抱孫爲尸不抱子爲尸何必

又申說之曰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乎竊疑君子抱孫不抱子乃古禮經之辭不知其上下文云何大旨當言古人甚重有孫其視孫也較子尤重故抱孫不抱子所以然者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也按內則篇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妻抱子出自房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是父不抱子也然下文又曰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記文簡略祖之抱孫亦無明證耳

青旌

曲禮篇前有水則載青旌鄭注曰青青雀水鳥按水鳥多矣何獨畫此青雀疑不然也周禮巾車職建大白以卽戎鄭注曰大白殷之旗賈疏引司馬法曰章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是大白之旗畫虎於上蓋象西方白虎之神然則此青旌疑畫龍於上蓋象東方青龍之神考工記云水以龍故前有水則載此青龍之旌也

曲禮篇疑而筮之則弗非也鄭注曰弗非無非之者正義曰卜筮所以定是非也若有疑而筮之則人無非之則弗非也

也愚按注疏說非字均非其義說文非部非違也从飛下翄取其相背然則弗非者弗違背也旣已筮之則當從其所占不可違背也下文曰而行事則必踐之鄭讀踐爲善亦誤正義引王云必履而行之踐履也此說勝鄭注必踐卽弗違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曲禮篇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注曰愼物齊也正義曰其藥不愼於物必無其徵故宜戒之按孔疏似未得鄭意鄭言愼物齊此齊字當讀如藥齊之齊漢書郊祀志曰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師古注曰齊藥之分齊也音

才計反𤮣齊之言和少儀篇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注曰齊和也齊又爲分限文選長笛賦各得其齊注曰齊分限也凡物各有分量而調和之名之曰齊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注曰以度量節作之是也鄭此注以藥爲物齊𤮣諸藥和成不可辨別如今之圓藥然故必三世之後人人皆知此藥之善方敢服之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有李生菜小兒藥鋪醜婆婆藥鋪吳自牧夢粱錄所載有修義坊三不欺藥鋪陳元靚歲時廣記所載有蘇州賣藥朱家如此等類皆累世相傳人所其信其藥可服無疑不然則雖康子所饋孔子不敢嘗也蓋其

所饋亦必已成之齊故孔子有所未達如止是嘗者之屬則與病宜否孔子自當知之何言未達哉正義所引黃帝鍼灸神農本草素女脈訣之說更非鄭意

塈周

檀弓篇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塈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鄭注塈周曰火熟曰塈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愚謂土周與塈周有別蓋塈周則燒土冶以周於棺椁文引何云冶土爲甎四周於棺乃於有虞氏瓦棺之外又加此一周也正義曰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塈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爲

槨晉塱周其言至明晰矣土周之法則見於曾子問篇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鄭注曰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歛葬焉正義又詳說其制曰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爲之狀如牀無腳及軛簀先用一繩直於中央係著兩頭之橋又別取一繩係一邊材橫鉤中央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而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歛時當塱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零落入於塱周中按此雖說塱周實說土周之制其文

固不盡可曉而其意了然蓋掘地爲土周以機輿尸而往解散其繩尸卽墮土周中是不用棺也故下文曰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明下殤土周本無棺也以檀弓堲周注參考之土周堲周明分爲二鄭乃云堲周或謂之土周則誤合爲一矣

又按下文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文疑有不備蓋堲周葬中殤土周葬下殤古人之辭不屑屑分別故渾言之耳以事而論則下殤宜瓦棺無服之殤宜土周蓋土周固不如瓦棺也此則記有明文未敢

臆改且疑古人作土周之法必甚堅固或勝瓦棺亦未
可知今人治葬者親身則用棺槨其外以甎環之此卽
聖周之遺制又其外以水和石灰及土而築之使堅此
卽土周之遺制

爨室

檀弓篇曾子之喪浴於爨室鄭注曰見曾元之辭易簀
矯之以謙儉也按鄭注不言爨室何地疏亦無文　國
朝劉書年說經殘稿有云古人之竈有在庖廚者亦有
在室中者庖廚之竈所以炊爨具食也室中之竈則設
火以禦寒說苑刺奢篇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奧隅

有竈是以不寒奧即奧字是古人天寒時於室之西南隅設竈置火禦寒矣愚謂此即可以說檀弓之爨室疑古人於室中西南隅置火燕寢有之而適寢無之曾子之喪蓋不浴於適寢而浴於燕寢其時值冬令室中有竈故謂之爨室此仍是曾元輩姑息之愛鄭注疑是曾子遺意不然也

又按下文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此竈亦必室中之竈下云殷道也學者行之然則曾子浴於爨室或亦用殷禮與

不晝夜居於內

檀弓篇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曰內正寢之中正義曰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愚按此經可疑玉藻篇云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人君得晝適小寢也人君得適小寢人臣乃幷不得適正寢殆非人情疑此經有錯誤當云君子非有大故非致齊也不宿於外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者謂燕寢之中也如此則於人事爲便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亦可知致齊之在外而不在

內矣

羣居則經出則否

檀弓篇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鄭解下二句曰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愚謂此承孔子之喪而言不得以上句爲弟子服其師下句爲弟子自爲朋友服也二三子乃指曾子有子之徒羣則泛指七十子諸賢之於夫子受教有淺深故恩有厚薄曾子之徒雖出亦不變服其餘則變服而出矣葢古無喪師之禮故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於是各以其恩之輕重爲服之輕重行其心之所安不必一律也孟子載

三年之後門人皆歸而子貢又獨居三年是即其例矣

中都

檀弓篇夫子制於中都鄭注中都魯邑名不言其所在考史記注亦不詳愚謂中都即曲阜魯所都也魯之鄉大夫統治一國政事而國都內亦自有飲射讀法及民閒爭訟之獄故必有宰以治之曰中都者別於外之都而言也左傳口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然則外邑亦有稱都者故別之曰中都矣秦因周制置內史以治京師漢武帝時改爲京兆尹而雋不疑趙廣漢之徒皆以得名於當世此雖王朝之制古諸侯之國當亦同之史記滑

孔子爲中都宰四方則之可知其所宰爲首善之地也

喪不剝奠也與

檀弓篇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鄭注曰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脯醢之奠不巾愚按上與字衍文喪不剝奠也祭肉也與猶云喪之不剝奠也其以祭肉故與正義曰言喪奠脯醢不復設巾可得倮露是釋剝奠二字又曰與是語辭謂喪不倮露奠者爲有祭肉也是統釋此二句今上句衍與字文義不可通矣

君舉而哭於后土

檀弓篇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

曰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正義解君舉句曰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又引庾蔚云舉者謂舉饌愚按此釋君舉之義無論舉樂舉饌皆不可通豈有哭而仍舉樂舉饌如常時者乎此舉字當讀爲與周禮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蓋舉與音本相近此則又涉上文君不舉而誤耳君與而哭於后土者或人之說與上文異上文公卿大夫士哭於大廟君但爲之不舉耳不與同哭也或人之言則謂君亦與哭但不於太廟而於后土故曰君與而哭於后土

鼓鐘

檀弓篇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鄭注曰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旣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按鄭注此節必引燕禮爲說泥矣據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注曰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疏曰若者不定之辭以其常燕己臣子無樂王事之勞或有或無故不定也然則常燕本無樂此時晉國諸臣未聞有王事之勞平公何必設此盛禮乎且以燕禮說此尤有不可通者燕禮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注曰主人宰夫也疏引燕義使宰夫爲獻主爲證然則平公果行燕禮則杜蕢宰夫也固

當爲主人何得貿然不知至聞鐘聲猶問安在乎愚謂平公飲酒並非行燕禮侍飲者亦止師曠李調二人未必有諸大夫鼓鐘亦是常事哀十四年左傳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公曰可矣是宋之左師猶每食擊鐘何況晉平公乎

公輸若

檀弓篇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鄭注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愚按公輸若之爲匠師經無明文鄭何以知之且年

既幼小亦豈能勝匠師之任鄭注非也公輸般疑公輸若之子季康子母死將葬而公輸若亦死方當小斂其子般請以機器葬季孫之母若行之而便則其父之葬亦遂行之故公肩假責其以人之母嘗巧也鄭注未得其義讀方小絕句訓爲尙幼讀斂字絕句訓爲下棺於槨竝於文義未安

二百一十國

王制篇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鄭注曰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

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十二小卿也愚按下文天子之
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
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鄭以三公三孤六卿二十七
大夫說之三孤六卿合爲一科葢卽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鄭注以爲夏制也而此注云三公六卿十二小卿
六卿卽周禮之六官十二小卿卽小宰中大夫二人之
等則周制也縣內用夏制其外用周制截然不同而下
文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則仍合每州二百一十
國及畿內九十三國幷爲一談何得有夏制周制之異
竊謂鄭說畿內是其說畿外非葢畿外每州二百一十

國當從下文五國爲屬十國爲連三十國爲卒計算始合三十國者一卒也六十國則二卒一百二十國則四卒適合一州七卒之數三十國者三連也六十國則六連一百二十國則十二連適合一州二十一連之數三十國者六屬也六十國則十二屬一百二十國則二十四屬適合一州四十二屬之數凡封國雖不能如此整齊然欲據以布算則多一國不可少一國不可鄭不以此說之而牽合王朝公卿大夫之數非確論也

千里之內以爲御

王制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鄭注

曰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愚按鄭解御字未合御若是天子衣食當先言之反先言其官不合者一既云其官亦宜云其御乃云爲御不合者二天子衣食宜取之近者乃反在千里之內不合者三百里之內所出者少而以其官千里之內所出者多反以爲御自奉太多不合者四今按御當作禦謂備禦也百里之內以其官乃官府之常用也千里之內以爲禦亦是官府之用但非常用乃以備禦非常者蓋古人用財有節百里之內所出已足其官府之用而天子衣食亦卽在此如內饔外饔典絲典枲皆隸天官不必別有所需也千里之

內所出則受而儲之凡有水旱兵戎以及修造城邑建立宮室取之於此皆所以備禦非常也古人謀國之善具見於此矣禦字從示其義爲祀凡備禦字本當作御諸經皆用禦字乃是假字此記作御正其本字也學者不識因失其義

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王制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與大夫同愚按大夫既同則何必言下大夫言下大夫不足以見上大夫轉使人疑上大夫之

不止一命矣且鄭君於不著次國必發明其故則不著上大夫何以無一說乎竊疑記文本作小國之卿與下卿一命大夫一命如此則小國之卿與下卿俱見所不見者獨次國之卿耳鄭是以有互明之說也其云大夫一命則總大國次國小國而言鄭所謂大夫皆同也若如今本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則此大夫屬小國矣不得言皆同也孔氏作正義所據已同今本故曰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此其所據本已奪卿與

命三字矣

歲三田

王制篇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鄭注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愚按公羊家以爲三時田穀梁家以爲四時田鄭君之意以爲穀梁去孔子近不見所藏之緯故以爲四時田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其說見本疏是非姑勿論惟鄭以公羊之三時田說此記之歲三田則以記文讀之殊爲未安何者一爲乾豆云云卽繼歲三田之下則記人之意固以此三者爲歲三田也正義

曰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渼塞何休之言當以此注爲正愚謂此注之言不合記人之意正當從鄭釋廢疾之言葢第一次田以爲乾豆也第二次田以爲賓客也第三次田以爲充君之庖也此三田明見下文按下文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今以時考之月令有鷹化爲鳩而無鳩化爲鷹據夏小正則在五月仲夏長養之時未便田獵然以乾豆爲祭祀所需未敢怠緩故粗設罻羅以致禽獸取足乾豆而已此一田也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據周書時訓篇豺祭獸爲霜

降第一候乃獵取禽獸以供賓客此再田也草木零落
當卽草木黃落亦在季秋之月據周書爲霜降第二候
於是濱入山林取禽獸以充君庖此三田也三田具在
下文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別爲一義鄭此注合
而一之誤矣下文又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承草木
零落句而言蓋草木黃落之下卽曰蟄蟲咸俯據周書
是霜降第三候是則草木黃落雖可以入山林然田獵
無定期容有遲早若在蟄蟲咸俯之後火田可也未至
此候未可火田故又戒之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

王制篇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愚謂此文可疑上章言五方之民先東後西此乃先西後東一也有東西無南北二也東方曰寄與所立傳語之官同名三也上文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無此二句四也此所屏者王大子王子容或在內何得偪寄於夷戎五也竊疑此即上章東方曰寄西方曰狄鞮之異文重出於此又錯其次耳觀鄭注知鄭所據本已衍此二句矣

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王制篇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鄭注曰乘兵車

衣甲之儀愚按記言車甲不言乘車衣甲乘車衣甲之儀大司馬中春振旅中夏茇舍中秋治兵中冬大閱固當敎之非大司徒事且待徵發而始敎以乘車衣甲之儀不巳晚乎此敎字當讀爲效釋名曰敎效也義固相通敎古文作效形又相似效者授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杜注曰效者致與之義故云授也效士以車甲猶言授士以車甲鄭以本字解之非是

析言亂名

王制篇析言破律亂名改作鄭注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物更造法度愚

謂鄭於言字名字未得其解此皆謂舞文弄法之事尚書呂刑篇曰明啟刑書胥占正義曰五刑之屬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是今時所謂律例亦古人所有析言者離其句讀也亂名者鑿其文字也古謂一句爲一言論語一言以蔽之是也故離其句讀謂之析言古以文字爲名周禮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是也故鑿其文字謂之亂名

家宰大司寇

王制篇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家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愚按此以周制言之殊不可通司會乃冢宰之屬何得徑質於天子大司寇六官之一何以與大樂正及市並列爲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六官中三人耳何得專受百官之成且大宗伯又何以不見邪今按尙書今文家說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尙書大傳曰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是也此本周初舊制牧誓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原止三官並無三公之名及成周旣建周公制禮乃立六官而三官之制則存於侯國王制

篇正義引崔靈恩曰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以下則五小卿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此侯國之制也戰國諸王初本侯國故循用侯國之制而大其名號謂之三公秦漢之閒多有是說此記既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官不得有大司寇疑此大宰衍文涉上文大樂正而衍耳亦不得有冢宰冢亦衍字周禮宰夫之職鄭司農云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疑此記所謂宰齊戒受質卽此官也此

記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官而不以爲三公其云三公又非此三官蓋王制一篇雜采古制且以己意損益百王以爲後法故不一律上文正刑明辟一章言三公故得有大司寇此文言三官不得有大司寇學者宜分別觀之也

又按此記不特有衍字且有錯亂當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大樂正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蓋司會所質者正義謂若今時

先申帳目是其事尙小樂正等三官所質者正義謂當
司事少卿徑從司會以質於王是其事亦小故宰受之
而已至百官以其成質於三官則其數繁其事巨故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受之也末句亦有可疑既云質於
天子自宜天子受之乃云百官齊戒受質鄭注曰受平
報也正義曰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
戒受天子所平之要增益以成其義則記文爲不備矣
按此節之首有天子齊戒受諫句不言所受何諫陳氏
集說以此句連上文大史典禮一節爲義然執簡記奉
諱惡亦非諫也疑本作天子齊戒受質在大司徒大司

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之下而此下尙有闕文敘天子平報之事然後云百官齊戒受質因文字闕壞止存天子齊戒受質一句跳寫在上其時未有質於天子者不得云受質因改爲受諫鄭君不能訂正相沿至今遂使三官所質於天子者不見所受而百官齊戒受質不知其何所受矣

此文兩言三官前三官大樂正也司寇也市也名見於上後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也名見於下此亦古人文法之變若以後世文法繩之當云百官各以其成質於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齊戒受質矣

天氣下降地氣下騰

月令篇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正義曰正月三陽旣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爲坤坤體在上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愚謂以此說推之則七月三陰旣上成爲坤卦坤體在下三陽爲乾乾體在上宜爲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矣乃孟秋之月初無此文而反於孟冬之月言之孟冬之月純坤之卦有地無天與象不合矣正義曲爲之說終不可通竊謂禮與易各成一經本不相通必牽合卦爻以說此記反有不合月令但言春時天地和同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冬時天地不通故云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其義在下文天地和同天地不通二句非以易義爲說十二辟卦始見於易緯乾元序制記作月令時未知已有此說否也

寢廟畢備

月令篇乃脩闔扇寢廟畢備鄭注曰因蟄蟲啟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愚按此承耕者少舍而言皆使民閒自治門戶之事正義以庶人蓽門說竹葦曰扇得其旨矣而鄭於寢廟仍以前廟後寢解之則庶人無廟於義不貫考古書所言寢廟有以尋常居處言而不以廟制言者襄四

年左傳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寢廟屬之民則寢廟卽民之所居猶茂草卽獸之所居也此云寢廟畢備亦卽民之所居葢古語有如此襄三十三年傳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言鼠畏人則所謂不穴於寢廟者必是人之所居此亦古以尋常居處爲寢廟之證王氏經義述聞於不穴寢廟已發明其義而不及月令此文愚故爲補之

薦鞠衣

月令篇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鄭注曰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太皡之屬按太皡之屬何

以謂之先帝鞠衣爲桑服則即王后六服之一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第五爲鞠衣鄭注曰鞠衣黃桑服也與此注同是鄭意此鞠衣即王后六服之一也后服乃婦人之服豈五帝所當服薦之何爲正義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蓋薦於神坐義更未安薦鞠衣與下薦鮪一律乃薦進之薦非薦藉之薦且神坐而以后服爲薦成何典禮乎考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亦引內司服鞠衣而云春王東方色皆尙青此云薦鞠衣誘未達也則高氏雖引內司服文但以明鞠衣之爲黃色而又未達季春薦鞠衣之理可知爲蠶祈福乃鄭

君臆見漢時學者未有此說鞠衣亦未必即王后六服之一也近見遵義黎氏所刻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鞠衣衣名春服也蓋菊華之色其制度未之聞也進於先帝者進於廟也然則此薦鞠衣為進春服非為祈蠶先帝即先王非太皞之屬曲禮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正義曰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則先帝之即先王記有明文鄭氏見其稱帝輒以為五帝未得記人之意論語莫春者春服既成此即季春薦鞠衣之一證惟春服何以黃色於義可疑內司服鄭注有色如鞠塵之說疏曰鞠塵者麴塵不為麴字

者古通用夫鞠衣之鞠卽鞠有黃華之鞠本是黃色乃必破其字爲麴而擬之以麴塵者葢鞠華之黃正黃色也鞠塵之黃非正黃色也易說卦傳震爲元黃正義曰取其相雜而成蒼色也麴塵當亦爲蒼色故春服象之上云駕蒼龍服蒼玉然則春服亦蒼色正其宜矣

鷹乃學習

月令篇鷹乃學習正義曰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愚謂鄭說非是若是眞鷹則攫搏自其所長何待學習乎且如鄭意以不化者爲

眞鷹則鳩所化者非眞鷹仲春復化爲鳩者亦非眞鷹何得冒鷹之名而云鷹化爲鳩乎按夏小正五月鳩爲鷹具有明文鄭氏之徒乃云仲秋鳩化爲鷹不知所本何書遂使月令所記皆不可通矣蔡邕月令章句云鷹以中春化爲鳩中夏陰氣起而復爲鷹文不見變而之不仁故不記也蔡氏此言善爲詭人解矣

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

月令篇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愚按此文似有錯誤塋丘壟十二字爲一句甚爲費詞且塋卽丘壟也丘壟但有

大小高卑無厚薄也於義皆未安貴賤之等級五字語亦未足考呂氏春秋孟冬紀塋作營當從之愚又疑厚薄之三字涉上句而衍度字屬下句讀其文本云審棺槨之薄厚營丘壟之大小高卑度貴賤之等級如此則文義俱順矣呂氏春秋高注曰營度也則二字一義上句言營下句言度文異而義同又曰度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則高氏正以度貴賤之等級爲一句且言貴者高大賤者卑小則知上句但云營丘壟之大小高卑無厚薄二字矣自月令誤衍而呂覽原文亦改從月令惟營字則以高注有營度也一語得仍

其舊今據高注訂之月令與呂覽俱正矣

暢月

月令篇命之曰暢月正義曰暢充也言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愚按上文極言毋發蓋毋發室屋且戒以地氣沮泄是爲發天地之房則與暢字之義正相反矣疏義迂曲終有未安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冬紀云民人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則以不事一事爲暢恐亦非經義今按說文田部暘不生也疑暢月之暢當讀爲暘蓋十一月大陰用事萬物未生故有暘月之名自來說小學者皆以爲暢卽暘字然

其義實不合朱氏駿聲以經典暘茂字皆為暘字之叚借然則此記暘字乃暘之本義矣

征鳥

月令篇征鳥厲疾鄭注曰征鳥題肩也愚按記文當作正鳥故鄭以題肩釋之儀禮大射儀篇鄭注曰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為正是其證也今作征鳥者後人據呂氏春秋改之呂氏春秋季冬紀征鳥厲疾高注曰征猶飛也蓋呂覽是征字故高云猶飛也月令是正字故鄭云題肩也文各不同故其義各異當各從其舊也